

一波三折探亲路

■刘振华

又是一年春节到。望着营院里张灯结彩的欢庆景象,看着有家属抱着小孩来队过年,我不由得想起母亲经常和我念叨的一次春节探亲经历。

1985年春节,时任某部副连长的父亲因为工作原因,回不了老家。春节前,他写信和远在河北老家的母亲商量,让她带我一起到部队过年。

那是母亲第二次到部队。从老家到父亲所在部队,需要先坐火车到北京,然后从北京倒车到齐齐哈尔,再从齐齐哈尔换乘另一趟列车,最后坐上雪橇才能抵达。出这么远的门,又带着孩子,对年轻的母亲来说,是不小的挑战。抱着不满3岁的我,背着两包特产,从北京站下车后走到售票处,母亲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。母亲说,那次刚下火车,我就喊饿。母亲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煮鸡蛋,剥开喂我时,不小心把几片鸡蛋壳掉到地上。车站卫生监督员阿姨看到母亲随手掉落的垃圾,就走过来要罚款。母亲忙把碎蛋壳捡起来,连声道歉。得知我们是千里迢迢来探亲的军属后,阿姨才一改态度:“下回注意。”

去齐齐哈尔的坐票没有了,只有站票。列车启动不久,沉沉的困意便向母亲袭来。她坐在行李上,一只手搂着我,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。不知过了多久,天黑了下来,母亲突然醒来,发现我不在她身边,急得四处找我。在车厢尾处,恰好坐着一位军人。他了解情况后,开始帮母亲一起找,并在另一节车厢中部的一个座位底下,找到了熟睡的我。“大姐,孩子在这!”母亲闻声赶紧挤过来。解放军叔叔将熟睡的我抱出来,母亲一把接过去,泣不成声。

解放军叔叔随后将他的座位让给了我们母子,自己则站在一旁。母亲和他聊起天来。原来,他是休假结束,赶着回驻地长春。从北京到长春,整整一天一夜,他就这样默默地守护着我和母亲,帮我们打饭,照看行李,陪我玩耍。火车到达长春站,他下了车。这件事成为母亲后来反复跟我念叨的事,每次讲述都是不变的开头:“如果不是当时列车上的解放军找到你……”

经过三天三夜,列车终于在午夜抵达齐齐哈尔。候车大厅里挤满了人,母亲生怕再次弄丢我,紧紧抓着我的手,一刻也不敢放开。熬过一个寒冷而漫长的夜,我们再次坐上火车。当时没有电话,父亲只知道母亲和我到站的大概时间。他坐着连队采购年货的雪橇,来车站等了两天,才等来了我们。下了火车,一见到父亲,母亲委屈得流下眼泪。

马拉着雪橇,在铺满白雪的路上飞快奔驰着。父亲把自己的棉大衣披在母亲身上,母亲抱着我,紧紧依偎在父亲身旁。一路的艰辛、劳累和寒冷,顿时烟消云散。

我们到部队时,已是黄昏。连长带着战士们在营区门口欢迎我们,大家争相帮忙拿行李。和父亲一同居住的司务长搬到班里,给我们空出房间。火炉里木柴“噼里啪啦”地燃烧着,驱走了冬日的严寒。不一会儿,炊事班的战士送来了晚饭。望着桌子上那一大碗红烧肉、一盘翠绿色的芹菜,还有白生生的馒头,母亲这才想起来,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上一顿热饭了。

每每说起这趟探亲路,母亲总是感慨于当初的勇气和毅力。她说,那时候探亲的路途虽漫长,但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很幸福。因为一家人守在一起,就是年。

版式设计:贾国梁

张灯结彩喜盈门,万家团圆庆新春。虎年春节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即将来临。军人心系国与家,军营连着千万家。一年年春节在时代前行的步履中,不知凝结了多少军人家庭的岁月记忆和亲情温暖。在此,我们撷取了几个颇具时间质感的春节团圆故事,与大家分享。让我们从中细细体味军人家庭的真挚情感,并以此向所有为支持军队和国防建设而默默付出、无私奉献的军属们,致以新春祝福和深深敬意!

——编者

那年秋天,一身绿军装的他来到她身旁,带来盖着部队大红印章的结婚申请表和一条火红的丝巾。

“一个是军人,一个是教师,你们想新事新办,我和你娘没意见。但结婚是终身大事,婚礼还是要办一办的。赶明儿,把你娘养的大肥猪杀了,叫你大舅、二姨、三姑来家里吃顿饭,喝杯喜酒。”他爹磕着烟斗郑重地说。

新房里,他给她系上红丝巾,幸福地看着她。她对镜理云鬓,发现镜中英武挺拔的他在看她,娇羞的面容比丝巾还红。

屋外瓜果飘香,人声欢笑。大肥猪被屠夫迫得满院子“嗷嗷”叫的时候,乡邮递员带着急促的自行车铃声冲进了小院。

他和她沿着山路走了5公里,终于赶上下午镇上唯一那趟去县城的班车。次日清晨,她送他乘坐长途汽车去省城火车站。临别时,他抚摸着她胸前的红丝巾,歉疚地说:“见电速归,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婚礼办不成了,等放寒假,你去部队过春节,我们在军营补办婚礼。”

她紧紧握着他的手,却不敢用力点头。她怕眼眶里噙着的泪水滑落,羁绊他归队的脚步。

鸿雁传书中,他详细告诉她探亲

需要乘坐的车次、时间,叮嘱她照顾好自己。

“我的爱妻,家乡天冷了,你要注意保暖,多穿衣。不用担心我,南方冬暖,我在军冬装里穿一件薄毛衣足矣。”

思念他的每一个夜晚,她把思念细细密密地织进毛衣。当织完最后一针,1992年的春节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即将来临。

红丝巾飞扬

■刘凌

她登上了3个多月前载他离开的那班长途汽车,经过5个多小时的颠簸,顺利到达省城火车站。排队两小时后,她终于买到了晚上9点的火车票。按信中约定,买票后,她去火车站的邮局给他拍电报:明早10点广州站接。

她乘坐的是绿皮硬座火车。她是站票。上车后,她觉得双脚好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落地——被人挤得悬空了。她顾不上管其他行李,只紧紧地

护着胸前的手提袋。不知过了多久,她身边终于有了一个座位,和一位大叔各坐半边。

第二天上午9点多,她到达广州火车站。广州气温比老家高些,她脱下厚实的外套,又从胸前的手提袋里拿出红丝巾系上。这样,在如潮的人流里,她一眼就能看到她。但在出站口等待徘徊了2个多小时,她还是没看到那个

熟悉的身影。

他在信中说,到火车站对面的省汽车站乘坐班车,4个小时左右能到驻地。她决定不等了,一定要在天黑前赶到部队。

黄昏时分,她下了车,拿着他的来信,按照上面的寄信地址问路,最终搭上一辆摩托车赶往营区。沿路看到一身身“绿军装”,她的泪水模糊了双眼。

她远远地看到了他和几名军人在营区门口焦急地说着什么,手上还拿着

一个纸片样的东西。她高兴地冲他挥手。他和几名军人飞奔过来围住了她。她一手紧紧抓住她的手,一手拿起她紧抱着的行李。

“行李都被踩得不成样子了,只有给你赶织的这件毛衣和我系着的红丝巾完好无损。”她庆幸地说。

看着她经过两天一夜行程后蓬头垢面、疲惫不堪的样子,他流下了热泪。婚礼后,他告诉她,因电报延误,她搭乘摩托车到营区大门口的前10分钟,他才收到通讯员从团部取回来的电报。

多年后,他告诉她:火红夕阳下,她搭乘摩托车来到军营,随风飘舞的黑发,飞扬的红丝巾,疲惫又充满幸福的面容,像电影画面一样,永远定格在他的脑海。

多年后的一个除夕夜,寒风在营房外呼啸,营房里却暖意融融。部队领导来看望到军营探亲的军属,并和大家拉起了家常。不少军属都说,现在交通越来越方便,来队探亲一年比一年快捷。一位军嫂还说,中午我还在老家陪父母亲吃年夜饭,饭后乘坐高铁,傍晚就到了千里之外的军营。领导听后不由感慨万千,就跟大家讲起了“红丝巾”的故事。

故事中的他和她,就是这位部队领导和他的妻子。



图①:春节前,南疆军区某团新建成的来队家属公寓投入使用。图为上士曾强与来队探亲的妻子一起布置“新房”。



图②:1月26日,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邀请来队家属与官兵一起写“福”字。图为中士程龙用手机拍下幸福时刻。



图③:为让军属感受军营春节氛围,火箭军某团近日组织“亲子游园行”春节主题活动。图为战士陈怀鲁与家人游园的温馨画面。



图④: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连组织官兵拍摄拜年视频,来队过年的军嫂陈婷也加入其中。雪山下,大家向远方的亲人送去新春祝福。

李江摄
蔡霖伟摄
孙梓蕾摄
张照杰摄

小年也是年

■王同富

1984年,是我参军第4年。当时,同我一起下连的战友相继在入伍第3年时就探了家,但由于探亲名额有限,我的探亲计划一推再推。一个雪夜,我半夜上岗,交岗的班长悄悄地告诉我:“指导员白天对咱排长说,今年春节你可以探亲。”

“谢谢,谢谢班长。”我兴奋得连声致谢。那夜,接了班长的岗,我挎着枪巡逻在阵地上,把怒吼的狂风和往日彳亍人的猫头鹰叫声,都当成一首交响乐去聆听,一想到即将回家过年,见到久别的家人,心中就格外温暖。

第二天,排长果然找到我,要我做好春节回家探亲的准备。我找到班长,表示排里可把我白天的岗换成夜里。为了弥补我即将春节探亲所耽误的夜间站岗,我又连续站了6个夜岗。一名老兵问我理由,我说:“春节俺回家探亲,战友们还要站岗值班,俺心里过意不去。”老兵说:“你真是个好人。”

然而,一周后,我得到消息,三排王班长超期服役,家里托人给他介绍了对象,想让他春节休假。想到王班长老家离部队很远,交通不便,相次亲不易,我决定把春节探亲的机会让他,提前回家“过年”。

那天,我一大早就坐上驻地开往家乡的长途客车,到达镇汽车站时已是下午4点多。当年,连队没有外线电话,回家无法提前告知家人。镇汽车站到我家所在村子还有一段距离。正当我站在路边焦急之时,一台手扶拖拉机“突突”地停在了我身旁。

“解放军同志,你到哪里,我可以捎你一程。”开拖拉机的人是个近50岁的汉子,恰好家住我们临村。我坐上他的拖拉机,一路同他聊天。得知我当兵后一直没回过家,他便向我介绍起这些年家乡的变化。他说,这两年农村学习安徽小岗村,开始包产到户了。村民们吃饱了肚子,除了交上公粮外,自家的承包田种啥自己说了算,还可以走出去搞买卖。他说,他开的手扶拖拉机就是自家买的,专门用来跑集市,来往送货、卖货,一年下来收入不少。天上飘起了雪花,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。

告别开拖拉机的大叔,我奔向我家住的村屯。雪花还在飘着,当我站在通往家的那道山岗,看到我家房后的那棵大白杨树时,双眼不禁湿润了。

我放下行李,整了整军装,大步向家的方向走去。在村屯的街口,一群孩子见到身穿军装的我,瞬间围了上来,

连声问我去哪儿。待我说出父亲的姓名后,孩子们边跑边喊奔向我家大门外。

听到孩子们的喊声,母亲从屋里跑出来,又朝屋里喊道:“他爸,咱同富回来了。”她一边擦泪,一边朝我奔来。我扔掉了提包,抱住了母亲……

那晚,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聊到很晚。父亲说,人民公社改成了乡镇政府,大队现在叫“村委会”,生产队成了村民组,牛马车具全分给各家各户。母亲说,你爸考虑到自己是党员,还是村干部,把分到的一匹马让给了其他村民。二弟也出息了,这两年,在县城注册成立了个体工程队,家里的电视机等物品,都是他带回来的……看到家人脸上洋溢着笑容,我感到非常温暖。

与家人相处的时光美好而短暂。按规定,腊月二十四我便要启程返回部队。一想到过年无法陪在父母身边,我心里总觉得歉疚。母亲反过来安慰我:“小年也是年,咱们把小年当大年三十过。”

腊月二十三那天,父亲把80多岁的姥姥接到家里,并杀了年猪和鸡鸭。母亲准备了几桌像年夜饭一样丰盛的饭菜。亲朋好友都来到我家,为我祝福送行。

第二天一大早,父亲骑着家里那辆老式自行车,将我送到镇汽车站。在我上车前,他说:“在哪过年都一样,你是军人,部队就是你的家,回到部队好好干!”

后来,我没有辜负家人和乡亲对我的期望,在部队提了干,服役25个春秋。

第一次从部队回家探亲距今已近40年。如今,我的女儿也嫁给了军人。她婚后的两个春节,女婿在基层带兵,都没有回家过年。作为一名老兵,我非常理解女婿作为带兵人的艰辛。今年春节,女婿依然要坚守岗位,我提前给他发了条微信:家是最小国,国是千万家。你安心守大家,我为你护小家。

本版投稿邮箱:jbrjt@163.com